

《武侯八阵兵法》辑略

三国蜀汉-诸葛亮撰

清-汪宗沂辑

<u>篇目</u>	<u>页数</u>
序	(2)
武侯八阵兵法辑略	(3)
用阵杂录	(8)
后序	(12)

序

忆宗沂自弱冠时，避寇辍举，业居深山中，留意兵家言得刊本《握机经》，而善之为作注，补图及伍法，凡三卷，曰：《握机八陈心法》。自以为有得，桐城方存之先生及德清戴子高望、丹徒庄中白棫、吴县石似、梅师铸、遵义黎莼斋庶昌，皆尝为〈序〉〈跋〉以张之。然《握机》托始风后，其书出于天宝中，窃疑睢阳张公及李、郭诸名将何以不依用，及推究久之，而后灼见为李荃之伪托。即其自为之《太白阴符经》已可取证，兵家固多伪书，乃自《握机》出而《八陈》隐。有志学《八陈》者，得见《握机》而意尽，以湘乡曾文正师之知兵，而其初筹营制，犹谓[天、地、风、云，龙、虎、鸟、蛇]为陈式之尽善，则伪书沿袭一二名言之亦足以动听也。

余既幡然悟所学之非，恐自误误人。考核益加详慎，会临川李小湖师，课试《八陈图》说，嘉余条举所疑之得实，目为抱负非凡俦，余因慨，夫自来名臣硕辅得君行道，无俟著书以传后，而其心力所注经营结撰必有不可泯没者，今隋〈志〉所录《武侯八陈图》之本既不传，不获己而求诸金石，又不获己而求诸兵书之可信者，其皆出武侯所推演欤！余不得而知也！其不悖武侯而可以究诸实用欤！余亦未敢遽定也！他日者，道出夔府，谒武乡之庙，登八陈之台，以观所谓「箕张翼舒」者，不传之秘，庸或更有得焉！师友期许之殷，庶几可以无负矣！请拭目俟之！

光緒己卯季冬之月歙县汪宗沂序于从容而任斋

武侯八陈兵法辑略

诸葛垒南有亮所造《八陈图》，自垒南去聚石八行，行闲相去二丈，因曰：「八陈既成，自今行师，庶不覆败。」八陈及垒，皆图兵势行藏之权，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。

〔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因曰：「八陈既成」，以下与《荆州记》同，惟记末作「见者莫能了」。〕

古鱼复县盐井以西，石磧平旷，孔明积细石为垒，方可数百步。垒西郭又聚石为八行，行八聚，聚闲相去八尺，行闲相去二丈，许谓之《八陈图》。

〔盛宏之《荆州记》。案此所记陈后又别有一石垒，当即虚实二垒之分耶！〕

初诸葛亮造《八陈图》于鱼复平沙之上，垒石为八行，行相去二丈。愠见之，谓此常山蛇势也。文武皆莫能识之。〔《晋书·桓温传》〕

八陈在夔州奉节县西南七里。〔《寰宇记》〕

案：《水经注》、《荆州记》或云南或云西，刘禹锡亦言 出市西，据此则知近西南隅也。〔下同〕

夔州瞿塘〔《武编》引多四字〕永安宫南一里，渚下平磧上，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，〔此句亦出《武编》〕有诸葛武侯《八陈图》聚细石为之，各高五尺〔一本作丈〕，广十围，历历然棋布纵横相当，中闲相去九尺，正中开南北，苍苍悉广五尺，凡六十四聚。〔又有二十四聚，作两层，在其后，每层各十二聚云云，今考《御览》、《玉海》所引均无此数语，似出后人所增益，爰附于下。〕方或为人散乱，及为夏水所没，至冬水退，依然如故。〔《荆州图副》〕

武侯造《八陈图》于鱼复平沙之上，吾尝过之，自山上俯视，百余丈，凡八行，为六十四葱葱正圆，不见凸凹处，又就视皆卵石，漫漫不可辨。〔节苏轼文〕

案薛士龙谓《八陈图》可见者三：一沔阳高平旧垒，一新都八陈乡，一即鱼复江滩水上图。然高平遗略虽在薛，己自云难识。广都土垒，蔡季通亦谓其残破不可考。蓝章访武侯八陈遗迹，皆不可识，惟鱼复者如故。盖他处皆附会，旧垒惟此，则武侯所自造，精诚所注，不可磨灭也。抑亦以后世将有取用于斯图，而特留奇迹以待有识欤！（又案广都八陈，《益州记》谓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，八八为行，魁方一丈，高三尺。而观物张行成自言假守，广汉令迓兵执旗立垒上，数之其魁，百有廿八，两陈俱立，周围四百七十二步。）

内精八陈之变，外尽九成之宜，然后可以用奇也。

（傅子引《兵法》。傅晋时人所引必《武侯兵法》也。云内外者，疑指虚实二垒，而九成似指握奇言。）

先是陈覲为文帝所待，特所才用明解军令。帝为晋王委任，使典兵事及蜀破后，令覲受诸葛亮围陈用兵、倚伏之法，又甲乙校标帜之制，覲悉暗练之。（《晋书·职官志》）

隆于是西渡温水，虜树机能等以众万计，或乘险以逼隆前，或设伏以截，隆依《八陈图》作偏箱车，地广则鹿角车营，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，弓矢所及，应弦而倒，奇谋闲发，出敌不意。（《晋书·马隆传》）

按仲达案行武侯营垒，叹为「天下奇才」。本传亦言「推演古兵法，作《八陈图》。」而《编集》不及，且谓「将略非所长」。由司马氏以八陈为秘笈，但遣亲信之臣习之，故史官不敢著录，而后人易于作伪也。然垒石长存，阴谋果何益哉！

后魏时柔然犯塞，刁雍上表采诸葛八陈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。是时所制陈法十余条，有飞龙、腾蛇、鱼丽之变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北史》）

案飞龙乃变陈之一形，而伪书误以为八陈中之一。

八陈：一曰方陈，二曰圜陈，三曰牡陈，四曰牝陈，五曰冲陈，六曰轮陈，七曰浮沮陈，八曰雁行陈。（《文选》四十一、五十六注引《杂兵书》，李善隋唐闲人，疑所引即隋《志》《八陈图》中语也。）

案方陈乃八陈，正形以下皆变陈也。圜陈、冲陈略见诸葛军令中，牝牡又见《周书》陈法。

五人为伍，十伍为队。一车凡二百五十队，余奇为握奇。（奇零之奇，非机也。）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，七十有五以为中垒，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，得地三百步。垒内有地三顷余，百八十步，正门为握奇。大将军居之，六纛五麾，金鼓府藏輜积皆中垒，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，队一百七十五分为八陈，八（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皆作「六」，李筌之《太白阴经》作「八」）陈各有一千九十四人，八陈各减一人以为一陈之部署，举一军则十军可知。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九引司马穰苴，《御览》同唐李筌《太白阴经·部署篇》握机外垒太白营均袭此文，又推衍原注以为《握机》文，孙星衍以《御览》所引注为魏贾诩之注，其云：凡兵者有四正四奇，或合而为一，或离而为八，是曰八陈。故曰：以正合，以奇胜也。）

五人为伍，五（当作十，作五乃李筌说）伍为队，万二千五百人为队，二百五十，十取三焉而为奇，其余七以为正，四奇四正而八陈生焉。（王应麟《玉海·兵制》据苏轼所引《司马法》亦伪书所本。）

案古书不言穰苴有八陈，惟孙子八陈有「苹车之陈」，见《周官》郑注，孙吴有六十四陈，见后汉《志》，则此当是武侯八陈之队伍法也。

陈数有九，中心有零者，大将握之不动，以制四面八陈，而取准则焉。其人之列，面面相向，背背相承也。（杜牧《孙子》注引此以为八陈遗制。）

陈闲容陈，足曳白刃；（此二句杜注又引入《战法》）**队闲容队，可与敌对。前御其前，后当其后，左防其左，右防其右。行必鱼贯，立必雁行。**（八陈中有雁行陈，见上文。）**长以参短，短以参长。回军转陈，以前为后，以后为前，进无奔进，退无速走。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，敌冲其中，两头俱救。**（杜牧《孙子》注引《军志》，张预《孙子》注引后数语作《八陈图》，当是《武侯兵法》逸文，而阮逸伪托《李卫公问对》，取本文及杜牧注杂缀之以为卫公语，其诬罔八陈也甚矣！）

案杜牧曰：此亦与〈曲礼〉之说同，〔谓朱雀、招摇等五陈〕，数起于五而终于八。今夔州前，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，布为方陈，奇正之生皆出于此。奇亦为正之正，正亦为奇之奇，彼此相用循环无穷也。诸葛出斜谷，以兵少，但能正用六数。〔此似指前《握机垒》六陈而言，然则《通典》作六陈殆未误也。〕今整屋司竹园乃有旧垒，司马懿以十万步骑不敢决战，盖深知其能也。据此知「陈闲容陈」以下八十四字，确系诸葛八陈之原文，兵家言陈以束伍上也。

若贼骑来至，徒行以战者，陟岭不便宜，以车蒙陈而待之，地狭者以锯齿。〔见《尉繚子》〕而待之〔《北堂书钞》引《诸葛集》「贼骑来教」。〕

连冲之陈，以狭而厚，令骑不得与相离远〔又引《军令》〕。敌以〔已同〕来进，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后；敌已附，鹿角兵但得进踞，以矛戟刺之，不得起住，起住防弩坏。〔引同上〕

五闻鼓音，举黄帛两半，幡合旗为三面圆陈〔《御览》引诸葛《军令》〕，选三部司马，皆限力举二百以上，前驱，司马取便大戟，由基司马取能挽一石七斛以上弓，两头进战，视麾所指，闻三金音止，二金音还。〔同上〕

军列营步骑士以下，皆着兜鍪帐下，及右陈各持彭排。〔马枪也。古曰「大櫓」，一名「储胥」。同上〕

案此武侯用八陈之变法，盖八陈首图为方形，而其施之于用必以圆。其云三面圆陈者，前陈及左右二陈俱变也。云两头进战者，以两军左右分攻中军，司其进止也。

四为正，四为奇，余奇为握奇。〔杜注所引下云：音机或总称之，四字非正文。〕先出游军定两端。〔杜牧《孙子》注引《风后握奇文》以为可信者止此，其余之词乃后之作者增加之，以重难其事耳。即此可见李筌作伪，在唐人固已知之。〕

案此即《诸葛兵法》之文也。此外尚有虚实二垒，依孙子八陈三十二垒图，其托风后以兵家相传，有风后五陈旗法也。

风后曰：予告女帝之五旗：东方法青龙曰旗，南方法赤乌曰旗，西方法白处曰旗，北方法玄武曰旗，中央法黄龙曰常。（《御览》引《河图》其旗物同，《周官》其言风后，亦假托，恐即出《八阵图》。）

案八陈古法由五陈而来，五陈正所以行八陈也。车仆掌五萃，而莘车正在孙子八陈中，魏舒毁车崇卒，亦用五数皆可证也。

唐制又有仲冬讲武教战队之法：东军一鼓，举青旗，为直陈；西军亦鼓，举白旗，为方陈以应之；次南军亦鼓，举赤旗，为锐陈；东军亦鼓，举黑旗，为曲陈以应之；次东军鼓，而举黄旗，为圆陈；西军亦鼓，而举青旗，为直陈以应之；次西军鼓，而举白旗，为方陈；东军亦鼓，而举赤旗，为锐陈以应之；次东军鼓，而举黑旗，为曲陈；西军亦鼓，而举黄旗，为圆陈以应之。凡军先举者为客，后举者为主。从五行相胜之法，为陈以应之。每变陈二军，各选刀楯士五十人挑战。每将变陈，先鼓而为直陈，然后变从余陈之法。五陈毕，两军俱为直陈。（《通典》）

案此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五形，本之周制。李靖谓实因地形使然。《武经总要》以五陈诂八陈，谓方陈即八陈总图，可用以守；圆陈八面皆对敌，无空阙；曲陈右军在前右，左军在前左，前张两翼；直陈以前军居中，左右并列而战；锐陈左右二军在前，后左右三陈军皆在陈后，奇兵列队又在外。

用阵杂录

《握奇经》最晚出，自汉迄隋，不著录。惟唐独孤及作《风后八陈图记》，与此书一一吻合。夫风后八陈未见前闻，独孤及何据而作记？其作记也，据《握奇》已行之本也。且记中明言之矣，曰：「天宝中客有为韬铃者，得其遗制于《黄帝书》之外篇，裂素而图之。正谓李荃也，荃生天宝时，以少室山布衣谈兵于世，始伪托《握机》，欲上于朝，未果，其自为之书有《太白阴经》，其托为者又有《黄帝阴符》，与此书假托风后同一例。《阴符》之伪，宋人知之；《握奇》之伪，宋人昧之。由有《八陈》为之前也。」

明。唐顺之《武编》引宋神宗之言曰：「今之论兵者，皆以李荃《阴经》陈图为法。妄相眩惑，无一可取。如其说须两敌相遇，遣使预约战日，得一宽平之野，夷阜塞灶，伐草诛茅，如射圃教场，方可尽其法，其不可用决矣。然宋朝士所演『握奇陈图』一首即上于其时。夫岂知斯图之正本于李荃耶！」

李焘长编《太平兴国》四年契丹入寇镇州，都铃辖刘延翰帅众御之，先是上以陈图示诸将，俾分为八陈，至是虏骑盆至，赵延进乘高望之，东西亘野，不见其尾，翰等方按图布陈，相去数百步，延进谓翰等曰：「今虏骑若此，而我师星布。彼若乘我，将何以济？不若合而击之。」李继隆亦曰：「兵贵通变，安可预料。」于是分二陈前后相副，大破之。此临陈不泥，用八陈而胜者也。

元丰三年，赵[上卜下局]言：今欲大阅汉蕃陈队，且以万二千五百人为法。旌旗麾帜各随方色，其八队旗别绘[天、地、风、云，龙、虎、鸟、蛇]。枢密院言陈队旗号各绘八物，虞

士难辨识，且其闲亦有无形可绘者云云。此言足正庸将之信伪矣。

郭逵慷慨喜兵学，神宗尝访八陈遗法，对曰：「兵无常形，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。」因为帝论其详。在延安使以教兵，久不就。逵择诸校习金鼓，屯营六十四人，使一人教一队，顷刻而成，尤善用偏裨，每至所部，令人自言所能，暇日阅按之，故临陈皆尽其技。

明靖远伯王骥沉静有大略，尝阅师覆舟山，北问将校曰：「部伍行列若何？」曰：「队各五十人，为一字，闻鼓则变为方、圆、斜、直之势。」骥笑曰：「此何以约束，兵五人为伍，必一人居中执旗，四人立四面从其进止，赴敌，则相顾应，四人死，中一人不得独生。由五人至二十五人为一队，最中一人执旗稍大，以令其四面，又倍而成五，为百廿五人。再倍为二百五十人，为一营，左右前后相应，而听于中，以半分寄四隅，与中为游击出奇，而正兵坚驻不动，又以五营如前法，分布听令于主将，其下由伍而队而营，各有一人为中，以将令令众，如是岂有纪律不严、约束不齐，而功可成哉！」（《武编》）

曾文正公与王璞山书曰：「陈法原无一定，然以一队言之，则以鸳鸯、三才二陈为要；以一营言之，则一正、两奇、一接应、一设伏，四者断不可缺一，此外听足下自为变化。将多人以御剧寇，断不可无陈法也。」又云：「陈法初无定式，然总以《握奇经》之[天、地、风、云，龙、虎、鸟、蛇]为极善。兹定以五百人定为四面相应之陈，以为凡各陈法之根本，各营均须遵照。兹附去一纸，其每队之鸳鸯陈、三才陈前已刻式。」兹亦附去一纸。

初定〈营规〉云：出队要分三大支，临时再多分几小支。凡有房屋之处，须分一支以防埋伏，小山之后须分一支，树林

之中须分一支。又云：前队用好手五百，以备冲锋；后队要好手五百，以备救败；中队大队略弱些也不妨。前队若小挫，后队好手出去救败；前队若得胜，后队好手不动，专等收队时在稍尾行走。

陆军〈得胜歌〉云：出队要分三大支，大间一支且扎住，左右两支先出去，另把一支打，接应再要一支，埋伏定队伍，排在山坡上，营官四处好瞭望，看他那边是来路，看他那边是去向，看他那路有伏兵，看他那路有强将，那处来的真，贼头那边做的假，模样件件看清，件件说说得，人人都胆壮，他呐喊来，我不喊他，放枪来，我不放他，若扑来，我不动，待他疲了再接仗，起手要阴，后要阳出，队要弱收，队强，初交手时，如老鼠越打越强，如老虎打散，贼匪四山逃，追贼专从两边抄，逢屋逢山，搜埋伏队伍，切莫乱分毫。

日记云：窄路打胜仗，全系头敌数人，若头敌站不住，后面虽有好手，亦被人挤退了。胡文忠致鲍春霆书论募兵曰：假如五百人、六百人之营，放哨官五人、副哨五人，既已精选哨官矣。哨官又各选十长可信者十人，十长管十人，只要同队有可信者二人，则其余六人均不能跑，何也？出队不过六七成，为定一队不过六七人，有三人胆大，则其四人不能不同行，即有退缩，一查而知，打三五仗之后，胆小者亦变为胆大矣。总之，治兵在「提纲领」三字而已，择营官、择哨官、又择什长，则万无不胜之理。

又扎云：照得本营抬枪、鸟枪，与刀矛分队相间而行，是长短相兼、奇正互应之法。至李道湘营陈法，则第一队至十六队均是枪炮与刀矛相兼，虽悍贼四面攻袭，而我兵可以常胜。本部院心以为然，改而师之，该游击拟抬枪百人为一队、鸟枪百人为一队反，复思之，仍不如师法李道章程分哨分队，刀矛夹护为稳。假如临陈之时，或贼分五路而来，则我分五哨以应

之，哨中各有拾枪、鸟枪、刀矛；或追贼之时，零星四散，亦不能不分哨以追之，则各哨皆有拾枪、鸟枪、刀矛相护，乃合长短兼用之法。又如一营深入贼中，贼众三面抄袭，则各哨分三面抵御，各有枪炮、刀矛，较为得力。

又与左京卿书丈之所长在，远谋大略，一旅之政不足谈。然治军必从十长、百长、营官起，基专意此五十余人乃有实际，而实则只须专意营官一人耳。

又与叶介唐书云：营官、哨官、十长均须久经战陈，实有成效可考者，乃可备选。盖营官不得人，则一营皆为废物；哨官不得人，则一哨皆为废物；十长不得人，则十人皆为废物。滥取充数，有如无兵也。

又论练勇云：标式以选精锐，不可专用火器也。宜长短相间，长兵者枪炮弓箭是也；短兵者，刀矛鑱棍是也。叔世人心怯懦，偏重火器，谓可杀贼于百步之外；无跳荡搏击之危，非特贼刃难加我身，并贼血亦不得污我衣，且隐计于百步内外开炮，若见势头不好，弃枪炮逃去，贼追不及，何便如之！兵因火器强，亦因火器弱。诚然！诚然！昔冉子用矛入齐师，孔子称其义，为其奋勇直前、舍生以合事宜也。乌枝鸣用剑败华氏，谓用少莫如齐致死，齐致死莫如去备。此二事乃兵家不传之秘，后世得其秘者，岳忠武之背嵬军五百人、本朝岳威信之马兵三十六人、杨昭武长枪手百人，皆是也。

后序

近人有为西国练兵说者，曰：其用骑兵也，进则居前，退则殿后，未陈为冲突之需，既战为夹击之用，其法始成一队，继分两翼。其用步兵也，炮队在前，枪队在后，刀附于枪，不设别队，初战尚远，先以炮，渐近以枪，再近则手枪，逼近则刀刺。其演法一日两次，七日一息，专习步骤间，演手法不加火药，加火药岁止数次。若新募之勇，先令排班齐立，教以前后左右旋转方向，无有先后，然后教以步伐，脚必相同，步必有准，步法熟乃教以陈法。一行变两，两行变四，反本还原，复合为一。其最佳者为方陈，外密如墙，内施火枪，利于平原旷野，以拒马队，骑兵遇之辄失利。此其说之大凡也。

嗟乎！古法八陈之废于唐宋也，人人皆以为不可行也，然西人固已行之矣。且行之得效，而谈时务者，目为西法，不复深究其由来，然亦幸陈图多伪，托西人得其粗，而不尽得其精，故仓猝遇大陈，马队之包抄而不易退出也；能野战制胜，而攻城专恃火器，不克捷登猛进也；其驻队纵能坚忍，而以树林隐翳之炮队击而摧之，有余也，且贪用大众，散住民房以扰民，及其陈而后战，但能恃众凌少，不能出偏师以用奇也。然得古法之一二，即可以练兵蓄锐，则又因以知实用之胜于空谈万万也。故端居发愤，而述为此篇。

韬庐子跋。